

纪年1950 纪念海南解放65周年

天涯有多远？如果把时间轴定格在1950年4月30日，天涯就在脚下。

彼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榆林和三亚，其中的5名代表将胜利的五星红旗插到天涯海角景区著名的天涯、海角石上。红旗猎猎，榆亚解放的讯息从此传至祖国的大江南北。

1950年4月16日，人民解放军强渡琼州海峡，发起海南岛战役。当年4月30日，国民党军队从三亚、榆林败退，5月1日海南岛全境解放。翻开历史的卷轴，走访当年的亲历者，共同追忆那段风雷激荡的岁月。

敌兵倍感败势
仓皇逃窜

1950年4月23日海口解放，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下令全线南撤，国民党散兵游勇纷纷向榆林、三亚方向逃窜。4月24日，解放军15兵团发出乘胜追击残敌、迅速解放全海南的命令。

《老榆亚影鉴》刊登了一张薛岳残部南下榆林逃台的军用飞机图，整体机身颜色为绿色的战斗机P-51正准备起飞，机身上白色的国军标志明显，然而，昔日的王牌战机却俨然已沦落为国军逃跑的工具。

“解放军打九所，贼兵乱如只鸡窝，三生园楼崩一角，狗官轻狂钻下床”、“红军冲锋号声响，伪兵轻狂惊颤颤，放尿拿糠首垫底，失魂丧魄似死人。”解放军凯歌前进，国民党军队步步后退，当时身处其中的百姓们将此编进了崖州民歌。

80岁的三亚崖州区港门村村医苏盛伟对此感受颇深。“36师是国民党的王牌部队，当时该师的一个营部设在我们家，营长及其亲属、卫兵都曾在我家借宿。”苏盛伟说，当时，很多国民党军人都感到大势已去，纷纷各谋出路。让他感受最深的，莫过于该营国民党士兵彭应权的一番话。

祖籍山东的彭应权本是一名教师，因被国民党抓壮丁而被迫入伍，看着国民党一路溃败，彭应权感叹道：“现在的形势我看透了。”

《老榆亚影鉴》中的两张老图片，形象记录了大批国民党军官及驻崖城敌眷属纷纷搬运行李搭车去榆林，欲从榆林抢登舰船逃去台湾的历史。图片中，榆林港密密麻



1950年4月30日，三亚解放，市民上街游行欢庆胜利。海南日报记者 武威 翻拍

榆亚解放——

五星红旗插到天涯海角

文/海南日报记者 黄媛艳

麻挤满了人潮，溃败的逃兵们争先恐后向停泊在港口的舰船走去。

当时的崖州百姓唱起了崖州民歌对此进行调侃，“怕红军流一裤尿，长官大人早逃命，脸白如纸魂魄散，伪办商人逃进城”、“怕红军如鼠怕猫，割须弃刨魂魄丢，弃下军营残兵守，长官夫人拼命逃”。

“当时听村里的老人说，国民党宪兵队和炮兵对为争夺当时最后一艘逃往台湾舰船的上船资格，闹得不可开交。最终宪兵队顺利登船出发，在港口倍感绝望的炮兵队将炮口对准已缓缓启程的舰船，炮身响起，舰毁人亡。”苏盛伟说。

敌军伤亡惨重
解放军优待俘虏

九所镇是崖城直通八所港口公路和铁路的中间点，我军歼灭九所镇东面据点守敌，在进攻九所镇的第二天，敌军仓皇向崖城方向逃窜。琼崖纵队第五总队3个团立即跟踪追击，一直追到崖县的港门海边，途中追歼敌人一个连。

“当时村里突然来了20多位衣衫破烂的逃兵，他们是从九所一带战败后逃到港门的，伤病很多。”苏盛伟回忆道，随着海南岛解放的时间日益临近，村庄中来来往往的敌军越来越多，这些散兵游勇已没有战斗力，饱受饥饿、伤病的困扰，一些病死、饿死的敌军都葬在保港中学附近的区域。

《老榆亚影鉴》中的两张老图片，形象记录了大批国民党军官及驻崖城敌眷属纷纷搬运行李搭车去榆林，欲从榆林抢登舰船逃去台湾的历史。图片中，榆林港密密麻

面对弃暗投明的国民党俘虏，解放军释放出最大的诚意，这也编进了当时兴的快板《一个士兵的遭遇》里，“离家庭，别故乡，乡长抓我来扛枪，国民党，狠心肠，逼我战场打共党，长官打，老兵欺，吃不饱来穿不暖……解放军，好心肠，优待俘虏政策好，白米饭，酸菜汤，猪肉一块有三两，不打不骂暖心肠，感念恩情百年长。”

“前线部队抓到了一百多名俘虏，我们赶紧做好思想动员工作，不少俘虏提高认识后参加琼纵部队，大部分遣送回家，本地人发光洋一元，琼文地区的发二元，广州的发三元，并帮助找船送过海。”琼崖纵队文工团副团长王昆撰文回忆道，不少俘虏放声痛哭，表示不再给国民党卖命，当场要求参加解放军。一位名叫卢毅的投诚指导员，有文化、爱文艺，会唱歌，会吹

口琴，还能写一笔好的毛笔字，纵队首长批准其参加文工队，参军后，他抄剧本，写标语，演节目都很积极，行军时还帮着体弱者背包，在教育俘虏时，因他懂广东话，又能以身说教，起了较大作用。

敌军大肆抓捕壮丁
百姓欢庆解放

面对败势，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在撤退的过程中，国民党军队大肆抓捕壮丁。1950年5月17日，南区赵任给组织的汇报电话中明确说明，“崖县残匪现限每保于17日前，抽派壮丁135名给他组织随军服务队，其中分侦查、警卫、运输、交通、救护、宣慰等六组，我们据此已指示发达民众反抗逃避。”

回忆起当时的慌乱局势，苏盛伟倍觉幸运。“当时我和村中一位



1950年三亚的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纷纷缴械投降。⑥

朋友正好打渔船归来，他在回家的路上遇到敌兵，被强征入伍，由于我们家与他家不同方向，逃过一劫。”苏盛伟说。

苏盛伟的同乡苏云峰就没有这份幸运了。这位享誉海峡两岸的历史学家祖籍崖城，1950年国民党南逃部队在三亚到保港一带大量抓捕壮丁时，苏云峰及其四哥苏谋被迫随国民党补给司令部撤退至台湾，从此失去了和家乡及亲人长达40年的联系。

1950年4月30日，国民党军队从三亚、榆林败退，百姓载歌载舞庆贺解放。《老榆亚影鉴》中，三亚市民背起腰鼓，兴奋地集结上街庆贺解放，队伍为首的市民笑容灿烂，而这一刻也被当时的相机所记录。

“当时我正在上高小六年级，上课时老师告知我们崖县解放的消息，所用的课本等教材也被迅速更换成新版。”苏盛伟说。

“民主政府真是好，分田分地分牛羊，穷人有老婆，政府如爹娘……”苏盛伟用笔挺的书法，一笔一划地写下了当时宣传队歌唱的歌曲内容。顺着老者的记忆片段，一段恢弘的解放海南岛历史正慢慢开启……⑤

链接

119师和128师解放榆亚

1950年4月17日至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军、第四十三军组成的渡海作战兵团横渡琼州海峡，成功登陆，并在澄迈、黄竹、美亭等地围歼国民党主力部队。

此后，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主力军——四十、四十三军以两个军的主力即组成东、中、西三路，向榆林港、北黎、八所等地区猛烈追歼溃逃之敌；东路以第四十军主力和第四十三军第128师组成，在琼崖纵队第三、第五总队，独立团配合下，经嘉积、万宁、陵水向榆林、三亚追击，第四十军119师于定安黄竹歼敌800余人；被誉为第四野战军内的“攻坚老虎”的第四十三军128师，在陵水新村港歼敌2000余人，于当年4月30日晨以日行军50公里的速度急进，于当日16时占领榆林港、鹿回头，歼敌一部。第四十军第119师也同时抵达榆林港并向三亚街、三亚机场发起攻击，占领三亚港，三亚、榆林至此解放。

——摘自蓝文新《守卫榆林港三十五载——榆林要塞区纪事》